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一

南菁書院

尙書古文疏證五上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六十五

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卽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開始析爲二然慎微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旣嫁二女子于舜矣初而歷試旣而底績繼而受終次第及於齊七政輯五瑞肇州封山濬川明刑流放四凶雖舜之事何莫非帝之事哉至是而帝乃殂落而帝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後則舜之事也而舜何事哉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則舜之事

而已如是又五十載而舜之事亦畢矣故以陟方乃死終焉惟
除去二十八字耳而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爲一篇可以
爲一人可以爲虞史欲紀舜而追及堯行事可以爲虞史實紀
堯而並舜行事統括之亦無不可也推而合之他書又無往而
不合也再試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
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又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勦襲陳言
者乎善乎同里老友劉琨先生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
八字始

按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尙書纂言於二十八字上批
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瘡哲掠詩長發文明
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

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踪

又按朱子謂呂伯恭言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云此係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朱子此等識見信高明蓋書序有舜典有汨作九其稟飫十一篇皆爲舜事朱子不信序而暗與之合者如此余因悟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之有本紀爲一史之綱維猶書之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今二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節目細事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所不勝載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尙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又按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

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既知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可知其四罪繫末簡者蓋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最確泛記舜行事初不計先後之序若指此二節而不指彼一節亦可矣

又按胡渭生拙明謂予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用兵篇姚際恆立方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之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獻哲文明允恭玄塞方輿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爲文粲七釋易獻爲濬允爲溫而玄字乃移用於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又不得謂襲詩與易也夫舜典出

於南齊延壽漢人粲漢魏人何由皆與舜典增加之字預相暗合耶其爲方輿所襲自明又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王可也今以商王之濬哲溫恭周王之允塞混加之於舜烏乎可也竊以論至此真無復餘蘊矣

又按經典釋文載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言於大觡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卓哉斯識真可稱制臨決非一切儒生所能彷彿奈何隋開皇初不爾

第六十六

劉程先生字超宗嘗告子曰二典爲一三謨去二子著疏證誠

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試取皋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爲一篇卽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篇簡重大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皋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尙少二百二十五字洪範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於皋陶謨釐而二乎說不可得通矣且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禾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語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耶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失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

籍具存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皋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語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此

按吳氏尙書纂言不信魏晉閒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爲主但曰若稽古皋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四字爲增斷自皋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揚子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又按困學紀聞謂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又謂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彊通者也此等識見最確予謂讀言合稷契者亦當以是求之

又按馮班定遠謂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

書有之今人不見也亦屬此義因舉張博望乘槎事以例曰
古人多通用近焦弱侯以爲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別
傳見太平御覽自與博物志所記不同焦未之知予謂洪景
盧疑稷與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不知揚子之談
經杜公之徵事豈有誤者哉洪失未知亦正與焦氏等

又按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採尚書皋陶篇制冕旒今
其制正在益稷內邕距魏晉閒不甚遠古文孔書未出二篇
猶合爲一如此至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
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
論然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
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蓋爾時雖孔書出未列之學

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爲說

又按漢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今在舜典中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爲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堯典舜典原合爲一處猶未加討論集註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見猶未徹

又按後漢周磐列傳學古文尙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正惟彼時堯典舜典合爲一無問今古文皆然方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列學官以後志聖道者有不並舉二典之名乎此亦可爲根證

第六十七

晚出武成篇孔傳不言其有錯簡唐孔氏疏始言之於是宋儒

劉氏王氏輩紛紛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于于征伐商下爲初起兵禱神之辭是已不知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傳昭七年爲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僞作者只繫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下爲王若曰之辭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並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亦猶湯誥篇援予小子履散作初請命伐桀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湊泊處朱蔡移置必反爲所笑昔人有言千載之下難以情測也余殆欲測其情云

或問孔書援左氏以爲重其遵若繩尺莫敢或爽固矣不識左氏傳果一無所誤乎抑有乎余曰誤亦未免特比他書差

密耳憶戊申夏王源崑繩讀左傳以閔二年及狄人戰于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此左氏推原敗之故而上文並不見懿公死下落得毋亦如史記刺客傳遺秦舞陽下落乎所關亦不細余曰文十五年凡勝國曰滅之襄十三年用大師焉曰滅此左氏書滅例也經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胡子髡沈子逞滅杜氏註國雖存君死曰滅此又一例也說本公羊以此例讀閔二年傳則所謂遂滅衛者懿公已死於此句中矣下文狄入衛蓋方是入其國都孔氏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爲從齊桓告諸侯之文不知狄入衛書法經傳悉同而先言滅乃是君死之謂於社稷無涉烏得謂之無下落乎古

人字不虛設文章密如此

按左傳多引而不發賴註以發之註亦未盡賴疏以盡之今試舉一事論諸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斷自宣公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泝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此四十一年政將何歸乎豈論語妄語耶論語既不妄則集註誤可知然自文子數起以爲實相三君又無以位置桓子反覆皆不合讀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註曰文子武子平子讀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曰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也始曉然于論語四世蓋文武平桓而悼子不在此數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前說之

不誣誣不誣亦曷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爲權姦流毒累
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僞名甚至明著聖經歷二千年
爲傳註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姦諛於旣死哉愚謂
有當請於朝乞早加刊正無誤後人者此類是也

又按文武平桓相繼而立不數悼子者專謂其執魯國之政
非盡悼子不爲大夫特未命爲卿耳苟爲卿卒且書經矣不
爲大夫卒恐無諡矣春秋父子並時而仕者多有如鄢陵之
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故皆
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趨進而謀戰者其子句豈必疑甯
氏父子當成公元年速猶盟向三年俞盟于宛濮爲父死子
始繼而俞不曾逮事文公也哉蓋文公末俞已仕爲大夫值

國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立而艱險備至故集註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或問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子先且居趙衰稱其佐軍也善非父子並時而仕者何余曰此出晉語恐不若左氏足據左氏佐中軍者卻縠佐上軍狐偃佐下軍胥臣未聞復有一軍置且居也

又按孔安國註此章四世亦自文子數起但不知悼子宜去只得斷至平子止果爾此章發歎其在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平子未卒前乎然則桓子尙未立陽虎未囚其主何由而有三桓微矣之歎亦不合要須易註曰魯自宣公八年襄仲卒季文子始專國政歷子武子曾孫平子亥孫桓子凡四世而

爲家臣陽虎所執耳

又按論語不曰自陪臣出而曰陪臣執國命者蓋當時陪臣如南蒯陽虎公山弗擾輩俱在家制其主專其政橫行於國之中尙不似大夫得將兵於外與與列國盟會聲迹及天下故變其文不與大夫同或曰是固然矣但三世希不失矣虎輩僅及身止豈聖人反爲陪臣寬言之耶予曰否馬融論語註云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融號博洽嘗自稱吾見書傳多註必有徵參以杜氏註昭十二年蒯南遺之子昭四年南遺季氏家臣則南氏亦在再世主之之列是又當爲集註補其闕爾

又按孔疏固詳博疏以解名物制度猶多未備亦試舉一事

士子秋過陽曲松莊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既脫屣復脫韞乎雖杜註古者見君解韞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韞又謂梁天監閒尚書參議案禮跣韞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旣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韞蓋方是時有不跣韞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韞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屣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註見君解韞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韞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

段直可以正杜註補孔疏爲劉沚趙沅所未及余不敢當茲已忽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

又按燕禮鄭康成謂飲酒以合會爲歡者敘立司正安燕一節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屢升就席說屢便包有解韞在內觀下文曰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其有跣爲歡可知左傳則以足有創疾韞不敢解乃禮之變者褚師聲子循禮之變遭公怒詈以致君臣相攻正足補儀禮註之不逮大抵三代禮文具在一節一目人所通曉讀燕禮至說屢升就席知并解其韞讀他禮或至說屢升就席有不必跣韞者以非燕故或曰杜預謂古者解韞與張釋之傳王生曰吾韞解同耶否耶余曰否